

# 練習劇本

## 玉嬌與打鼓佬

《七壙仙人外傳》陳麗香歌仔戲團／編劇：歐慧君

玉 嬌：人情世事看透透，甲老名聲就愛留；

想到凝心無地敢（解開之意），即杯燒酒吞落喉。

乾！

打鼓佬：看袂出來汝者賢飲！

玉 嬌：練出來的。較早阮彼箍愛博愛飲，看著足感（音近切），有一工我氣著，「立在」（音同國語的「踩」）罐的結落對伊起酒癮，藉彼個機會順煞切。

打鼓佬：者嬌氣？無留戀？

玉 嬌：哼！彼款食軟飯的跤數，我台頂就咧做苦旦了，台跤卜繼續做嗎？無咧癮，我顧家已就好了！

打鼓佬：即馬按呢袂稜啊！啥人毋捌汝當柱苦旦玉嬌姐！

玉 嬌：免扶挺（音近鋪塔）！當柱的得卜換人了！

打鼓佬：啥人者好膽！

玉 嬌：（臉一指）玉春啊！哼，金風為著伊，佇逐家面頭前甲我洗面，我看即班得卜換人做主了。

打鼓佬：袂啦！伊是青牛仔毋驚虎，略仔甲驚一咧後擺伊就毋敢。

玉 嬌：喔？（嬌笑）按呢毋就望汝甲我出一口氣？

打鼓佬：我？！我甘有法度？

玉 嬌：（拿錢出來）嗒，知影汝差不多咧欠錢了。

打鼓佬：多謝玉嬌姐啊！

## 父子吵架

《七壙仙人外傳》陳麗香歌仔戲團／編劇：歐慧君

▲金樹看似要跟著離開，阿來離開後，金樹臉色一變，四處尋找頭家的皮箱，打開翻看著。

▲眾人由外走入，七嘴八舌笑鬧。

阿 來：聽著喊食飯就行，結果是咧喊小籠的人。

頭 家：我啊知 ---（見金樹行為）汝咧搜啥？

金 樹：（楞）阿……爸……

頭 家：我問汝咧搜啥！

▲眾人傻楞，頭家娘穿過眾人來到前頭。

頭家娘：金樹？

金 樹：……阿爸，我卜愛……厝契。

頭家娘：汝提厝契卜創啥？

金 樹：阿母，我卜恰人做生理，需要資金，汝厝契予我去抵押借錢，等我趁大錢，我才換一間較大間的---

頭 家：若失敗了錢呢？

金 樹：袂啦！

頭 家：（諧音）賣、都無人要買！彼間厝是戲館，嘛是恁阿公傳落來的祖厝，是咱的根，若提袂轉來，汝愛阮去住佗？去暍路邊嗎？

金 樹：阿爸！

頭 家：汝愛厝契，可以！轉來接手扞班。

金 樹：阿爸，汝明知影我對戲班無興趣，我有我的理想。

頭 家：對！就是為著即句「我有我的理想」，我無強壓汝學戲，只要覓舞甲警察上門，愛創啥就去創啥，真賢啊，做賊卜偷提厝契，按呢號做有理想！

金 樹：阿爸，我就是驚汝毋答應啊！

頭 家：汝閣有話！（要打，頭家娘阻止）

頭家娘：有話好好仔講啦！

頭 家：這恁囡，汝家已去講！

頭家娘：金樹，汝毋做戲，阿母無勉強汝，汝嘛愛想歸班人做戲遐辛苦，若無彼間厝，無戲的時陣阮卜去佗位烏（音ㄨ）？

金 樹：阿母啊，我就有講等我趁錢會換一間較大間的予恁住，閣再講，戲班嘛無外好過，我看，恁不如趁即個機會收起來。

頭 家：無啊汝即馬咧講啥物痞話！汝毋接班，抑有金風，收啥！

金 樹：金風甘卜？為啥物一定愛做戲！

頭 家：做戲佗位咧覓！

金 樹：台頂做皇帝，台跤人看衰，阿爸，汝甘毋知做戲的下九流，連趁食查某的地位都比咱懸（高之意），我無想卜一世人予人看無目地！

頭 家：（打）毋成囡！

頭家娘：汝出世就佇戲班睏草蓆，是遮的阿叔阿姨來鬥腰；

予汝的食穿一項攏無少，汝煞講出刑逆話、親像擗刀甲我割（割之意）。

金 樹：毋是做囡的講話不孝，戲班的生活比做兵閣較操；

一台無圍無閘的鐵牛仔車載咧四界跑，平洋跑到山內兜。若拄著歹天落滿土、扛籠揀車嘛總卯，袂赴起鼓扮仙人情全無留；藝員對少年做甲老，青春若無、管汝工夫有外勢（gâu有本事之意）。阿母啊，我講的話恁聽著會架嚨喉，我是望恁食老有好尾梢；現實的社會比趁錢、比命底、比地位處處塊比較，做戲有啥前途、永遠袂出頭。

頭 家：我聽汝咧放屁！

手捧即碗老爺飯，靠我的本領食四方；

汝免想空想縫想躑鑽，抑是實在做戲較久長。

▲金樹不耐煩。

頭家娘：別人較好嘛好無十全，咱的日子較標（醜之意）標無加圖；

一支草一點露自有天打算，樹身若坐正毋驚風俗霜。

金 樹：甕內水雞傷懵懂，人笑咱送囡做戲卸祖公；

頭 家：毋知咧講唐抑宋，恁爸越聽越抓狂！

▲頭家要揍金樹，場面混亂。

英子姨：好了！（眾人停住）

## 簡如鏡與空服員

### 《我和我和他和他》表演工作坊

△飛機飛行聲。

△簡如靜坐著看文件，她旁邊的商務艙位子空的。她穿著品味極高的套裝，髮型、化妝都極為仔細。

△空服員拉開布幕，到簡位子邊。

空服員 簡小姐，用餐了，我幫您弄桌子。

簡如鏡 不用。

空服員 我們今天有魚子醬鮭魚、紅酒燉牛肉.....

簡如鏡 不用。

空服員 那喝點什麼？

簡如鏡 也不用。

空服員 真的不用？

簡如鏡 真的不用。

空服員 其實簡小姐，我們只是想多為您服務，因為您買了兩個位子，我們覺得有一種更大的義務為您.....

簡如鏡 (果斷)真的不用。

空服員 要不要看電視？有鐵達尼號的製作過程.....(彎身欲幫簡開電視螢幕)

簡如鏡 我坐飛機的時候不想看災難片。

空服員 (尷尬轉身)對！對！對！說得好！

簡如鏡 還有什麼事嗎？

空服員 (蹲下)還有件私人的事，因為我姊姊非常崇拜您，她告訴我說如果在飛機上遇到您的話，一定要跟您要張簽名.....(拿出明信片)

簡如鏡 我又不是電影明星，幹嘛要我的簽名？

空服員 簡小姐，您對我姊姊來說比電影明星還有魅力！您一簽，我保證她明天去買股票的時候一定會握著當幸運符的！（簡如鏡簽名給空服員）

謝謝，我姊姊要發財了！簡小姐，如果您有什麼要服務的，一定要通知我，我叫 Michael / Michelle。

簡如鏡 好的，Michael / Michelle。

△空服員下場

# 愛你一萬年

《可愛冤仇人》金枝演社／編劇：游蕙芬

△ 志強與秋燕上場。志強仍在憤憤不平。

志強：那個王董太可惡了。

秋燕：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麼蠻橫無理的人。

志強：哼，下次看我不打扁他的鼻子。。

秋燕：或許他也并不是不講理，只是愛不到雲姐，所以傷心過度有點反常了。

志強：在妳眼裡永遠都沒有壞人。秋燕，我真不敢相信，這世界上竟然還有像妳如此善良、美好的女孩。

秋燕：你太誇大了。比我好太多的人多得是，就像...美麗。

志強：幹嘛提起她？

秋燕：我實在很羨慕她呢！敢愛敢恨，坦白、直爽、永遠充滿自信。

志強：是驕縱吧。妳不覺得她也未免太不含蓄了嗎？

秋燕：一個人能夠把自己的感情這樣毫不掩飾，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你說，她不是很有勇氣，很特別嗎？

志強：是，是。可惜我的心裡只有妳沒有她。

秋燕：油嘴滑舌！

△ 秋燕逃避的閃開，志強不願放棄，步步進逼。秋燕一再閃躲。

志強：（下定決心告白）從第一眼見到妳，我就深深的喜歡上妳。

秋燕：（害怕，摀住耳朵）我不要聽我不要聽

志強：不，妳要聽妳要聽妳要聽。（溫柔又強勢的拉開秋燕雙手）在這個複雜的環境裡，妳卻一直都是如此純潔，如此的出淤泥而不染。（深情款款）我對妳的愛意，只有一天比一天加深。

秋燕：（難以置信，顫抖）可...可是...美麗她...



△ 志強立刻伸指輕堵在秋燕的嘴上。

志強：（無限溫柔）噓。

秋燕：（楚楚可憐）我...我甚麼都沒有，只怕自己...拖累你...

志強：喔...小傻瓜！（豪氣萬丈）我是個男人，照顧心愛的女人是天經地義的事。

秋燕：（感動萬分）志強！

志強：秋燕，我愛妳。

△ 秋燕暈眩。志強深情抱住。

志強：如果這份愛非要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能是，一萬年。

△ 愛你一萬年音樂進。

# 封箱家庭

編劇：楊書愷

角色六名：弟弟、阿兄、父親、阿姑、師公、阿公。

△舞台盡量不使用道具與佈景。以演員的肢體表演與台詞去指涉空間與時間。

人物：

楊清順（父）楊青雯（姑）

楊昀修（兄）楊昀齊（弟）

△黑暗中有一陣一陣敲打木魚聲傳來，敲打一陣後，燈光亮。

四周傳來手機鈴聲：父、兄、弟、姑原本在不同房間。需注意父會身處最大的房間（靈堂與客廳）。手機鈴聲響，他們接起手機，各自往大房間聚集。

父：喂，阿修

兄：喂。

姑：怎麼了？

弟：阿兄？

四人：阿公走了。

△清順與青雯往靈堂走。兄弟二人在靈堂外。燈光聚焦在壇前的兩人。

弟：我是在電話裡知道阿公過世的消息。四月一號。一大早電話就一直響。

△電話鈴聲傳進。

兄：阿弟，阿公走了。

弟：你是不是要接愚人節快樂？

兄：阿公走了。

△靜默。

兄:那天早上，阿公一如既往在院子曬太陽。唸著每天都要唸滿一百零八次的佛號。突然就倒下了。家裡亂作一團。我怕阿爸太累，便和公司請了幾天假。回到家裡想和阿爸輪流作替手。

△壇前的清順和青雯在整理祭品或摺紙蓮花，然後打開音響，放出了一首像是南管的音樂。

弟:阿爸，六十歲。長子，教職人員。

兄:準確來說，應該是教務主任。不是什麼隨便的教職人員。

弟:教務主任，距離校長的位置只剩一步之遙。他本已考上校長資格，可以應徵校長缺。可是開缺的學校太遠，便放棄了。他還有一個小他三十歲的妹妹。

兄:那是他婚後第九年，對了，也是妻子過世的這年，阿公搬回家裡時，一起帶回來的。

弟:總而言之，阿公過世後，我直到頭七那天，才買了車票回家。阿爸反覆吩咐，一定要在子時前進家門。甚至連幾點的車都先幫忙查好了。

父:喂，阿齊，我跟你說，時間攏甲你看好啊，你最晚要坐八點半那班車。到台南剛好可以趕十一點到家。知否？

弟:喔。可是為什麼要趕十一點前進門？不都第二天才會開始？

父:子時就算第二天了。要甲你買票否，你直接到車頭拿。不浪費時間。

弟:那天我一路趕，終於趕在十一點前，踏進家門。東西才剛放下，就被拉到靈堂。阿爸拿了個孝誌，叫我別起來。聽阿兄說，家裡為了阿公的後事，喬了許久才敲定。

兄:爸本來是想按照禮法做滿四十九天。

△靜默。

兄:我可以請特休，加上喪假，要把四十九天做滿沒問題。但你沒太多休假。爸的意思是，每天一次，七天把功德做滿。

弟:說實話，路上阿兄說了一大串如何定下阿公的身後事，我根本沒聽

懂。我手裡拿著孝誌，連水都還沒喝到一口。

△父親上前替弟弟把孝誌別好，順便整理了一下弟弟的衣領。

父:等一下齣，你就跟阿公說，你回來看他了，讓阿公放寬心，知道嗎？

弟:知道。

爸:阿公最疼你，你回來看他，他會很開心的。

△燈光、音樂轉換。

△父套上師公服。飾演父親的演員轉換成師公。

師公:今日四月初七，歲次庚子，咱楊金全先生於陽曆四月初一過生。

今仔日由孝男清順，孝女青雯，孝孫為亡者做頭七，齊備素果飯菜。

今嘛就來開始。拜請拜請，諸天神佛鬥保庇，東營兵東營將，東營兵馬九千九百九萬兵，速速到壇前，壇前齋果皆齊備，來送亡魂出大廳。

啊這做戲代，我假影請，恁得毋通真正來！來，囝孫世細叫阿爸、阿公。叫。

眾人:阿爸！（阿公）

師公:一步送魂出大廳，你就斟酌緩緩行。生死有命天註定，無牽無掛往陰城。叫。

眾人:阿爸！（阿公）

△師公又搖了一下罄。燈光音樂轉換。幾個演員離開大靈堂，只剩下阿弟一人。

弟:頭七過後，每天作一次七。爸讓大家唸經都得好好地唸，誠心地唸，把功德迴向給阿公。

△阿姑坐在靈壇前摺紙蓮花。

△父親走進書房。接下來同時會有：阿弟與阿姑在客廳、父親在書房、阿兄在走廊的視角。父親一如往常地來到書房泡茶休息，回憶與阿公的種種；阿兄看著自己的手機（裡頭是他與阿姑的合照），並時不時偷看客廳裡，阿姑與阿弟的情況。

父:物件都沒整理。

△父將箱子打開。

父:留這是要幹嘛？佔位。

△嘴裡唸叨著，父親仍一件件整理箱子裡的東西。回憶。

父:你看你就是這樣。從來沒有顧慮別人的感受。只會製造麻煩。自少年就是這樣。逐工，就是跟我說那些戲文，什麼移山倒海、什麼羅通掃北，再不然就是唱一段，叫我要跟著學。你甘有問過，我有想欲學否。就像你自己跑路也是。攞干那想到你自己。

△父親打開一個小鐵盒。裡頭是阿公一些隨身的東西包括茶壺即一捲錄音帶，標籤是《相思引》。父親愣了一下。

父:相思燈…喔，彼條喔！常常看你這坐的時候，就在唱，聽甲我攞會曉了。我知道你毋欲乎我生氣，盡量配合我的習慣，逐天除了吃飯，抑毋就是早晚坐在這外口埕這泡茶、念經、聽ラジオ。

啊你知道這誰給你錄的否？。恁媳婦！彼當陣阿翠還未走的時候，有一次跟我提到，他在幫你整理房間，看你在聽 Radio，廣播節目在播這首歌，看你那表情，開心啦。我就甲講，歸氣甲你錄下來，欲聽隨時就有。

父:舊年的雨水較剛好，茶米的味較對。

△靜默。

父:你回來之後也不太看你在喝酒。少年時代就常常喝到茫茫茫。啊若茫，就開始唱。有時你那些朋友兄弟也一起唱。常常安內舞甲三更半暝，攞乎恁舞甲吵吵醒，阿母還得幫你們傳菜乎恁配酒。

△靜默。

父:你這東西回來之後，都攞放在箱子裡。啊不曾看你打開過，就是攞囤在你那間小間房間。我看不下去，讓翠仔找一天，搬寡出來客廳看會當乎你住得舒適一點否。若無搬寡出來，那間房間你是欲安怎睡啦。

現在你人就已經走了，這些東西要開始款款清清起來。不少，這也囤到，彼也囤到。

△父喝了茶。看到鐵盒裡有幾封信。那是他在兩個兒子出生時，先後給阿公寄的信。裡頭有兩兄弟的名字。

△父打開信封：兩封信，另有兩張字條，上頭分別用鋼筆工整的寫著「楊昀修」、「楊昀齊」。

父：你的字還是一樣。我從來沒有辦法用鋼筆寫出你這樣好看的字。阿修出世的時陣，本底毋欲甲你講，是阿翠堅持講好歹要乎你知道你做阿公。

講起來，我給他們兩兄弟號做昀修、昀齊，也是小時候你讓我背大學，裡頭說的「修身、齊家」…「修身、齊家」他們是毋免道治國平天下。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像你一樣。家己落魄不要緊，還連累厝裡某团。尚無，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人。

△靜默。

父：阮尪你不全。至少，我不會像你一樣，安內放某放团。至少，他們都不會像你一樣，四界浪流連。

△靜默。

父：最起碼，我乎他們過得安穩的生活，袂像他們的阿公一樣，那樣狼狽。

△父親仔細的把每一件東西都又整齊地放回鐵盒裡。